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34冊

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考

呂光華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考／呂光華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民 94〕

目 3 + 258 面；19×26 公分（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編：第 34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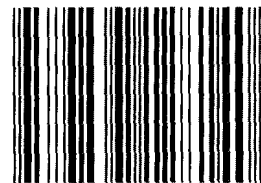
ISBN：986-7128-14-1（精裝）

1. 中國詩－唐（618-907）－目錄

016.8314

94020153

ISBN 986-7128-14-1



9 789867 128140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初 編 第三四冊

ISBN：986-7128-14-1

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考

作 者 呂光華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工作坊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5 年 12 月

定 價 初編 40 冊（精裝）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考

呂光華 著

作者簡介

呂光華 民國 48 年生，台灣省桃縣人，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諸子學、漢魏六朝詩學、文學批評等。著有《南朝貴遊文學集團研究》、〈試論楊倞荀子注〉、〈沈德潛古詩源論評〉、〈論阮籍四言詠懷詩的內容與特質〉等學術論文。

提 要

本論文為民國七十三年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為黃景進先生。今重新排版刊行，除配合排版需要更正標點符號，章節內容基本上未做更動。茲就論文內容，略述如下：

今存唐人選唐詩，共有崔融《珠英學士集》、殷璠《河嶽英靈集》、芮挺章《國秀集》、元結《篋中集》、高仲武《中興閒氣集》、令狐楚《御覽詩》、姚合《極玄集》、韋莊《又玄集》、不詳編選者《搜玉小集》，不詳編選者《敦煌本唐人選唐詩》等十種。本論文所討論十種唐人選唐詩，即以此為範圍，除附註及附表，全文共十七萬餘言，分為十二章四十三節，內容摘要如下：

第一章：緒論，共分三節。論述本論文之名稱、範圍、研究動機及研究方向。

第二章至第十一章，如前列十種唐人選唐詩之次序，每種各列一專章，分為二至六節，詳加討論，每章論述之內容及步驟，大致如下：

（一）首先探討編選者、編選年代及其版本。

（二）其次考定其篇卷、編選之數目，並探尋其編撰體例。

（三）再次論究其命名涵意、編撰目的，及其選詩標準、選詩情形。

（四）最後再依據前考，或論其於當代詩壇之地位、後代之評價，或究其與前後詩人、詩選承先啟後之關係，或提出其他值得議論之處，舉凡筆者見識所及，俱另闢專節詳論之。唯諸集卷帙不一，或多或寡；體例不同，或詳或略，是以每章論述，亦或長或短，或繁或簡。總之，以論其要為主，不以其齊否為慮也。

第十二章：結論。

本論文名稱雖題曰「考」，然並非僅重唐人選唐詩諸集外緣之考證，其他相關之問題，亦為本論文論述之重點，尤其諸集所顯示之詩觀，更為筆者致意之處，以其與唐代詩學研究關係至為密切，亦牽涉文學批評史之唐代詩論發展論述之正確與否也。少年習作，根柢尚淺，雖勉為之，亦難免有疏陋之處，尚祈海內外鴻儒碩學，不吝賜教，則幸甚焉。



目

錄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之名稱與範圍	1
第二節 研究詩選集之意義	4
第三節 研究方向	6
第二章 《珠英學士集》考	9
第一節 《珠英學士集》殘卷	9
第二節 編選者及其編選之年代	16
第三節 篇卷、編選之數目及其體例	18
第四節 命名涵意、編選目的及其選詩標準	21
書影一：《珠英學士集》敦煌殘卷（伯三七七一）	29
書影二：《珠英學士集》敦煌殘卷（斯二七一七）	30
第三章 《河嶽英靈集》考	31
第一節 編選者、編選之年代及其版本	31
第二節 篇卷、編選之數目及其體例	39
第三節 命名涵意、編選目的及其選詩標準	44
第四節 《英靈集》與鍾嶸《詩品》、高仲武 《中興閒氣集》之關係	50
第五節 《英靈集》之評價	53
第六節 餘論——《英靈集》小序所摘之警句名篇與 集中詩篇之關係	55
書影三：《河嶽英靈集》明刊白口九行本	63

第四章	《國秀集》考	65
第一節	編選者、編選之年代及其版本	65
第二節	篇卷、編選之數目及其體例	71
第三節	命名涵意、編選目的及其選詩標準	75
第四節	餘論	77
	書影四：《國秀集》明新安汪宗尼校刊本	79
第五章	《篋中集》考	81
第一節	編選者、編選之年代及其版本	81
第二節	篇卷、編選之數目及其體例	85
第三節	命名涵意、編選目的及其選詩標準	86
第四節	《篋中集》與中唐新樂府運動	89
第六章	《中興閒氣集》考	93
第一節	編選者、編選之年代及其版本	93
第二節	篇卷、編選之數目及其體例	99
第三節	命名涵意、編選目的及其選詩標準	102
第四節	《閒氣集》與鍾嶸《詩品》、姚合《極玄集》之關係	109
第五節	《閒氣集》之評價	111
第六節	餘論——《閒氣集》小序所摘警句名篇與集中詩篇之關係	114
	書影五：《中興閒氣集》清光緒十九年武進費氏影南宋臨安府書棚本	117
第七章	《御覽詩》考	119
第一節	編選者、編選之年代及其版本	119
第二節	篇卷、編選之數目及其體例	123
第三節	命名涵意、編選目的及其選詩情形	124
第八章	《極玄集》考	129
第一節	編選者、編選之年代及其版本	129
第二節	篇卷、編選之數目及其體例	133
第三節	命名涵意、編選目的及其選詩情形	136
第四節	姚合《極玄集》與皎然詩論之關係	138
第九章	《又玄集》考	143
第一節	編選者、編選之年代及其版本	143
第二節	篇卷、編選之數目及其體例	147
第三節	命名涵意、編選目的及其選詩標準	149
第四節	《又玄集》以杜甫壓卷之意義	152

第十章 《搜玉小集》考	157
第一節 編選者、編選之年代及其版本	157
第二節 篇卷、編選之數目及其體例	163
第三節 命名涵意、編選目的及其選詩情形	165
第十一章 《敦煌本唐人選唐詩》考	169
第一節 敦煌唐人選唐詩殘卷	169
第二節 編選之年代、體例及其選詩情形	180
書影六：敦煌本唐人選唐詩殘卷（伯二五六七）	183
書影七：敦煌本唐人選唐詩殘卷（伯二五五二）	184
第十二章 結 論	185
附表一 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與原本篇卷、 入選詩人數、詩作數異同表	191
附表二 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入選詩作體裁表	192
附表三 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入選詩作題旨表	193
附表四 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所選詩人詩作表	195
參考書目	25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之名稱與範圍

詩盛於唐，爲眾所周知者，明胡應麟云：

甚矣，詩之盛於唐也。其體則三四五言，六七雜言，樂府歌行，近體絕句，靡弗備矣。其格則高卑遠近，濃淡淺深，巨細精麤，巧拙強弱，靡弗具矣。其調則飄逸渾雄，沈深博大，綺麗幽閒，新奇猥瑣，靡弗詣矣。

其人則帝王將相，朝士布衣，童子婦人，縉流羽客，靡弗預矣〔註1〕。

無論就詩體、詩格、詩調、詩人而言，皆可謂洋洋乎會於風雅，極彬彬之盛況矣。唯詩人既眾，詩作既多，其間難免菁蕪相雜，玉石相亂，習者既惑其歧路，覽者亦苦其繁重，梁蕭繹固嘗言之矣，其《金樓子·立言篇》云：

諸子興於戰國，文集盛於二漢，至家家有製，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敘情志，敦風俗，其弊者祇以煩簡牘，疲後生。往者既積，來者未已。翹足志學，白首不徧。或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嗟我後生博達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刪整蕪穢，使卷無瑕玷，覽無遺功，可謂學矣〔註2〕。

蕭氏此言，雖就其當時情況而發，然藉之以論唐詩，亦復如此。是以須於眾作之中，加以銓選，「品藻異同，刪整蕪穢」，以使「卷無瑕玷，覽無遺功」，斯詩歌選集產生之一因也。唐人自選詩不少，胡應麟云：

〔註1〕見胡應麟《詩數》，外編三，唐上。冊二，頁479，廣文書局印行。

〔註2〕見蕭繹《金樓子》卷四「立言篇」，世界書局印行。

唐人自選壹代，芮挺章有《國秀集》，元次山有《篋中集》，竇常有《南薰集》，殷璠有《河嶽英靈集》，高仲武有《中興閒氣集》，李康成有《玉臺後集》，令狐楚有《元和御覽》，顧陶有《唐詩類選》，姚合有《極玄集》，韋莊有《又玄集》，無名氏有《搜玉集》、《奇章集》〔註3〕。

又云：

唐人自選詩，《英靈》、《國秀》諸集外，孫季梁有《唐正聲》三卷，王正範有《續唐正聲》五卷，韋穀有《才調集》十卷，劉明素有《麗文集》五卷，李戡有《唐選》三卷，柳玄有《同題集》十卷，崔融有《珠英集》五卷，曹恩有《起予集》五卷，殷璠有《丹陽集》一卷，劉吉有《續又玄集》十卷，陳康圖有《擬（案：宋志作擬）玄集》十卷、《詩纂》三卷，鍾安禮有《資吟集》五卷，王仁裕有《國風總類》五十卷，王承範有《備遺綴英》二十卷，劉松有《宜陽集》六卷、《纂玉集》五卷，韋莊有《采玄集》一卷，陳正範有《洞天集》五卷。又有《前輩詠題》二卷、《連璧集》三十二卷、《正風集》十卷、《垂風集》十卷、《名賢絕句》一卷，不題名氏，要皆唐末五代人所集〔註4〕。

據胡氏所載，唐、五代人所編選唐詩歌選集，總數近四十種之多，詩盛於唐，非虛言也。唯此數量頗夥之唐、五代人編選唐詩歌選集，流傳至後代，由於兵火蟲蝕之災，復以後人之不加珍視，卷帙日漸殘缺，大部分且完全失傳，致明毛晉編輯《唐人選唐詩》時，雖勤加搜羅，亦僅得令狐楚《御覽詩》、元結《篋中集》，韋穀《才調集》、姚合《極玄集》、高仲武《中興閒氣集》、殷璠《河嶽英靈集》、芮挺章《國秀集》、無題撰人《搜玉小集》等八種而已，餘皆亡佚矣。今所見唐、五代人編選唐詩歌選集，多賴毛晉《唐人選唐詩》八種之傳，而《唐人選唐詩》一目，蓋即昉於此〔註5〕。

清王士禎又嘗編撰《十種唐詩選》，就傳世之唐人選唐詩，再加銓擇，其所謂「十種」，為《河嶽英靈集》、《中興閒氣集》、《國秀集》、《篋中集》、《搜玉集》（案：

〔註3〕同註1，頁482。

〔註4〕同註1，頁484。

〔註5〕此就編輯唐人選唐詩而言。就詞而言，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十一已嘗云：「唐人選唐詩，其合前代選者，……。」復次，就書志觀之，南宋陳起父子似嘗刊行數種唐人選唐詩；而清張鈞衡《適園藏書志》卷十五，嘗著錄明刊本《河嶽英靈集》，並云：「此明時與《搜玉》、《篋中》、《中興閒氣》同刻」，蓋皆明嘉靖刊本也，二者俱在毛晉編輯《唐人選唐詩》之前，唯二者是否已立此總名「唐人選唐詩」刊行，則不得而知。

即毛晉所謂《搜玉小集》)、《御覽詩集》、《極玄集》、《又玄集》、《才調集》、《文粹詩》(案：即宋姚鉉《唐文粹》詩之部)。唯其所據《又玄集》，實爲贗本〔註6〕，而《文粹詩》又爲宋人所編，是以其所見唐人選唐詩，實與毛晉僅得之八種無異也。至民國四十七年，大陸中華書局刊行《唐人選唐詩十種》，此書六十四年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嘗據以影印刊行，書名仍之。此所謂「十種」，除毛晉刊行之八種外，加入清末由敦煌發現之《唐人選唐詩》殘卷〔註7〕，及民國四十六年夏承燾自日本傳回久佚之《又玄集》〔註8〕，至此可謂湊足漁洋所謂「十種」之數。然此十種中，韋穀《才調集》實編選於五代〔註9〕，嚴格論之，與其謂爲《唐人選唐詩》，毋寧謂之《五代人選唐詩》爲恰當也。又案清末自敦煌發現之唐人選唐詩，除前舉一種外，實尚有崔融《珠英學士集》殘卷〔註10〕。故本論文所考之「十種」，即前舉之十種而退《才調》進《珠英》，爲名符其實之「十種唐人選唐詩」，茲錄其集名及編選者名氏於後：

- (一)《珠英學士集》 崔融
- (二)《河嶽英靈集》 殷璠
- (三)《國秀集》 芮挺章
- (四)《篋中集》 元結
- (五)《中興閒氣集》 高仲武
- (六)《御覽詩》 令狐楚
- (七)《極玄集》 姚合
- (八)《又玄集》 韋莊
- (九)《搜玉小集》 不詳編選者名氏
- (十)《敦煌本唐人選唐詩》 不詳編選者名氏

〔註6〕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四，集部總集類存目四「十種唐詩選十七卷」條云：「又韋莊《又元集》原書已佚，今所傳者乃贗本，馮氏《才調集》凡例言之，而士禎仍爲選錄，亦失別裁。」詳可參本論文第九章〈又玄集考〉。

〔註7〕此《唐人選唐詩》殘卷，編選者名氏及書名俱不可考，民國初年羅振玉影寫此殘卷，署之曰《唐人選唐詩》，沿用至今。詳可參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卷五，集部「唐人選唐詩」條，頁326，木鐸出版社印行。及本論文第十一章〈敦煌本唐人選唐詩考〉。

〔註8〕詳可參《唐人選唐詩》，《又玄集》末附夏承燾〈《又玄集》後記〉，頁442，河洛圖書出版社出版。及本論文第九章〈《又玄集》考〉。

〔註9〕《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八六，〈集部·總集類〉一「才調集十卷」條云：「蜀韋穀編，穀仕王建爲監察御史」，乃據《才調集》書首之題「蜀監察御史韋穀集」，是其書編選於五代甚明。

〔註10〕見《敦煌古籍敘錄》卷五，集部《珠英學士集》條，頁325。亦可參考本論文第二章〈《珠英學士集》考〉。

第二節 研究詩選集之意義

詩文選集，歷代書志多著錄於集部總集類，總集類成立之意義，《隋書·經籍志》總集後敘云：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摘孔翠，芟翦繁蕪，自詩賦以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爲流別，嗣後文集總鈔，作者洎軌，屬辭之士，以爲覃奧而取則焉。

謂建安以後，由於作家作品漸多，其中菁蕪相雜，玉石相亂，覽者苦之，乃產生「採摘孔翠，芟翦繁蕪」之總集一類。至於《四書全書總目提要》，則言之益明，其總集類序云：

文籍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

此言總集之產生，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唯總集之作用，實不止於此，蓋編選詩文者，於其去取之際，自必有其標準，而此標準往往反映選者之文學觀，及其所欲提倡標舉之創作方向、指導創作原則。是以著錄於總集類之詩文選集，實尚有標舉創作方向，指導創作原則之重要意義在焉，唯以其爲選集而非文學理論之專著，又多著錄於總集類而非詩文評類，故此種作用，往往不甚彰顯，而爲研究文學評論者所忽略。

今人楊松年先生於其〈詩選的詩論價值——文學評論研究的另一個方向〉〔註11〕一文中，嘗就詩選論及選集於文學評論研究之重要性，其文頗長，唯所論關係至鉅，故不憚繁引述於下，楊氏云：

近人王瑤指出：中國人一向不太注重詩文評，他們對詩的意見常寓於總集的選彙中。因此，一部《文選》之影響中國詩人文人，是遠遠超過任何一部詩文評之作。這話一點也不錯。就過去中國文學評論的情況說，詩選作品不但如《文選》可以影響詩人和文人，也能夠反映一代或一時的文風。明代崇古唐詩而貶斥宋詩，在詩選方面，只選古唐而不及宋元成爲當時的時尚。如張之象的《古詩類苑》、《唐詩類苑》；馮惟訥的《古詩紀》、《唐詩紀》；臧懋循的《詩所》、《唐詩所》。唐汝詢、唐汝諤兄弟的《古詩

〔註11〕楊松年〈詩選的詩論價值——文學評論研究的另一個方向〉，載《中外文學》十卷五期。

解》、《唐詩解》，李攀龍的《古今詩刪》；鍾惺、譚元春的《古詩歸》、《唐詩歸》；陸時雍的《古詩鏡》、《唐詩鏡》等都是如此。可以說，在反映當時的詩文思潮上，較之詩文評更有具體的表現。

然而，對這類具有很高的詩論價值和能夠具體反映當時文學思潮的詩論，中國文學評論研究界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且以現存的幾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著作來說明這問題。

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一般偏重於利用詩話、序跋、書信等方面的資料，來整理文學批評歷史，較少注意到詩選詩彙、箋註批點以及詩人小傳（案：就體例言，一部詩選集大多由此三部分組成）。所以在郭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我們看不到他對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的選詩問題及它對後世影響的詳細分析，看不到唐人選唐詩、明代幾部重要詩選等等的闡釋文字。像鍾惺、譚元春的《詩歸》，郭氏了解到這本書對當時文風的巨大影響，但是並沒有進一步分析這選集的詩觀及集中的評論文字。於錢謙益，只及他的《有學集》、《初學集》，而不闡釋他的《列朝詩集》、《吾炙集》；於王夫之，只及他的《薑齋詩話》，而不及各種詩評選；於沈德潛，只及他的《說詩晬語》，而不及《杜詩評鈔》、《古詩源》及其他的各種詩「別裁」。他若朱彝尊、金人瑞、徐增、王嗣奭、仇兆鰲等重要論詩選詩之著，都不見提到。朱東潤較之郭紹虞，比較多提到詩選作品，但是距離基本的要求還很遠。如於陳子龍，只涉及他的序跋書信而不及《皇明詩選》；於王夫之，只提及《薑齋詩話》而不及各種詩評選；評鍾惺、譚元春時，曾提及朱彝尊的《明詩綜》，但真正介紹朱氏時，只提起朱氏有這部詩選，而沒有進一步的闡釋；於沈德潛，只涉及他的《說詩晬語》，並在一處引及《唐詩別裁·凡例》，沒有再進一步分析這部別裁以及沈氏的其他詩評選。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雖然較郭朱詳盡，但一樣不重視選集。試想：在整理文學批評史，缺乏占據中國過去這份重要而且為數眾多，影響甚遠且大的資料，怎麼能夠表現歷代的文學思潮和評論界的面貌呢？

而且，分析前人的詩論，只取他們的詩話作品，而忽視詩選的作品，往往會導致錯誤的結論。

如郭紹虞分析王夫之的詩論，見及《薑詩詩話》的其中一則云：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以意為主，勢次之。勢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謝康樂為能取勢，

宛轉屈伸，以求盡其意，意已盡則止，殆無剩語。天矯連蜷，烟雲繚繞，乃真龍，非畫龍也。

與王士禎以神龍喻詩的說法接近，遂以王夫之亦主神韻說。這是有問題的。就王氏的《詩廣傳》和各種詩選所呈露的詩觀看，王氏詩論雖曾提及神韻二字，但其中心意見仍是承繼〈詩大序〉言志說一脈的。他以爲詩主要在抒發性情，不過性情的真實流露並不等於就能寫出好詩。詩要能達致「妙」的境界，主要在於能夠含蓄與婉轉地表露性情，並通過有限的文字來概括和暗示無限的趣致。這和說的空幻的神韻說仍是有距離的。郭氏會產生上述的誤解，是沒有掌握王氏的其他論詩和詩選著作的緣故。

總之，詩選這類文學評論體制，受人忽視太久了，而它卻是中國文學評論的豐富和重要的遺產。要整理出更爲完整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要勾劃出一個時代的文學評論面貌，就非得正視這方面的作品不可。

上引楊氏所論詩選於文學評論研究之重要性，可歸結爲四點：（一）詩選之影響詩人文人，不亞於文學理論專門性之著作，（二）詩選於反映當代文學思潮，較之文學理論專門性之著作，更有具體明晰之表現，（三）就整理文學批評史言，欲明晰而全面呈現歷代之文學思潮，及勾劃評論界之面貌，非得藉助此於歷代數量極多、影響極深遠之詩選集不可，（四）分析前人詩論，只取其詩話作品，而忽視其詩選，往往不夠全面周延，容易導致錯誤之結論。由此可知，詩選之研究實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惜國人於唐人選唐詩之研究尙少，反不如日本學者之注意〔註12〕。揆其原因，固以一般學者尙未了解詩選於文學評論研究之重要性，而唐人選唐詩本身尙有許多糾結、疑點，難以解決，亦爲一主要因素。本論文之撰作，期能解決一些唐人選唐詩本身之糾結與疑點，以爲研究唐代詩學，及中國文學評論之學者參考。

第三節 研究方向

選集於中國文學評論研究之重要性，已如上述，茲略述本論文之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論文就今存十種唐人選唐詩，各列一專章，詳加討論，章之先後，以成書年代爲次，而以編選者、編選年代不能確知之《搜玉小集》及《敦煌本唐人選唐詩》

〔註12〕於唐人選唐詩之研究，日學者如中澤希男、川北泰彥、伊藤正文、小川昭一等，皆可謂此中翹楚也，詳可參考本論文末附「重要參考書目」日文資料部分。

殿後。每章之討論方法及步驟，除《珠英學士集》、《敦煌本唐人選唐詩》之步驟，略有變更外，大致如下：

（一）首先探討編選者、編選年代及其版本。於編選者部分，介紹編選者之里籍、生平及其著述，隱者顯之，誤者正之，其有不可考者，則付闕如。於編選年代部分，考定其確切之編選年代，予以時間定位，疑者考其疑，謬者定其謬，其有不可確考者，亦付闕如，以待來者。至版本部分，則詳列諸家書志著錄，論其源流異同，究其編次優劣及筆者論述之所據。

（二）其次考定其篇卷、編選之數目，並探尋其編撰體例。依史傳書志及其它相關資料，考其原本篇卷、編選之詩人數及詩作數，以定今本篇卷、編選詩人數及詩作數之是非，而後探尋其編撰體例之所在。

（三）再次論究其命名涵意、編選目的，及其選詩標準。依據史傳書志及其序跋等資料，論究其命名涵意、編選目的及其選詩標準，更就集中所選詩人及詩作歸納分析，配合編選者本身之詩論或詩風，作綜合之研探，說明其選詩之情形。

（四）最後再依據前考，或論其於當代詩壇之地位、後代之評價，或究其與前後詩人、詩選之承先啓後關係，或提出其他值得議論之處，舉凡筆者見識所及，俱另闢專節詳論之。唯諸集卷帙不一，或多或寡；體例不同，或詳或略，是以每章論述亦或長或短，或繁或簡。總之，以論其要者為主，不以其齊否爲慮也。

論文最末，復就前十章所考，作一綜合性說明，並略述今存唐人選唐詩之價值，以結束本文。

第二章 《珠英學士集》考

第一節 《珠英學士集》殘卷

《珠英學士集》，最早著錄於《新唐書·藝文志》，云：

《珠英學士集》五卷（原註：崔融集武后時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註1〕。

此集久佚，晚近始由敦煌發現殘卷，王重民云：

伯三七七一與斯二七一七兩殘卷，筆跡相同，斯氏卷馬吉甫詩前，有「珠英集第五」一行，故知同為《珠英學士集》殘卷。考《新唐書·藝文志》總集類：「《珠英學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時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原註：《玉海》卷五十四引，尚有「詩總二百七十六首」一句）。又《唐會要》卷三十六云：「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臺監張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初聖曆中，上以《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周備，遂令張昌宗召李嶠、閻朝隱、徐彥伯、薛曜、員半千、魏知古、于季子、王無競、沈佺期、王適、徐堅、尹元凱、張說、馬吉甫、元希聲、李處正、高備（原註：《玉海》卷五十四引作喬備，不誤）、劉知幾、房元陽、宋之問、崔湜、常元旦、楊齊哲、富嘉謨、蔣鳳等二十六人同撰。」所舉撰人概在此兩殘卷中。是集《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則宋時猶存。《讀書志》云：「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里爵（案：似當作爵里），以官班為次」，所述尤與殘卷相合，則

〔註1〕見《新唐書》卷六十，〈藝文志〉總集類。